

“我们就是新的武汉”：意大利严格封锁引发争论

cn.nytimes.com/world/20200309/italy-coronavirus-quarantine

JASON HOROWITZ, EMMA BUBOLA 2020年3月9日

2020年3月9日



[[欢迎点击此处订阅新冠病毒疫情每日中文简报](#)，或发送邮件至cn.letters@nytimes.com加入订阅。]

罗马——意大利总理朱塞佩·孔特(Giuseppe Conte)在凌晨2点15分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对意大利北部实施严厉封锁，他发出了其他国家政府首脑可能还不觉得有必要的呼吁。

“我们必须明白，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坚持执行，我们不能抵制这些措施，”他在周日凌晨敦促道。“我们千万不要自作聪明。”

孔特颁布了一系列措施，成为西方世界面对冠状病毒疫情展开的最严厉举措，它限制了意大利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流动，危及意大利的经济。

订阅“简报”和“每日精选”新闻电邮

[查看往期电邮](#) [隐私权声明](#)

但与疫情最初暴发的国家中国不同，意大利是一个民主国家，政府将在多大程度上执行新规，以及意大利人是否真的会遵守新规，立即引发了争论。

“我们就是新的武汉，”39岁的埃琳娜·洛菲诺(Elena Lofino)说。她在被封锁的北部伦巴第地区的一家购物中心工作。武汉是中国一座有1100万人口的被封锁城市，被认为是病毒的起源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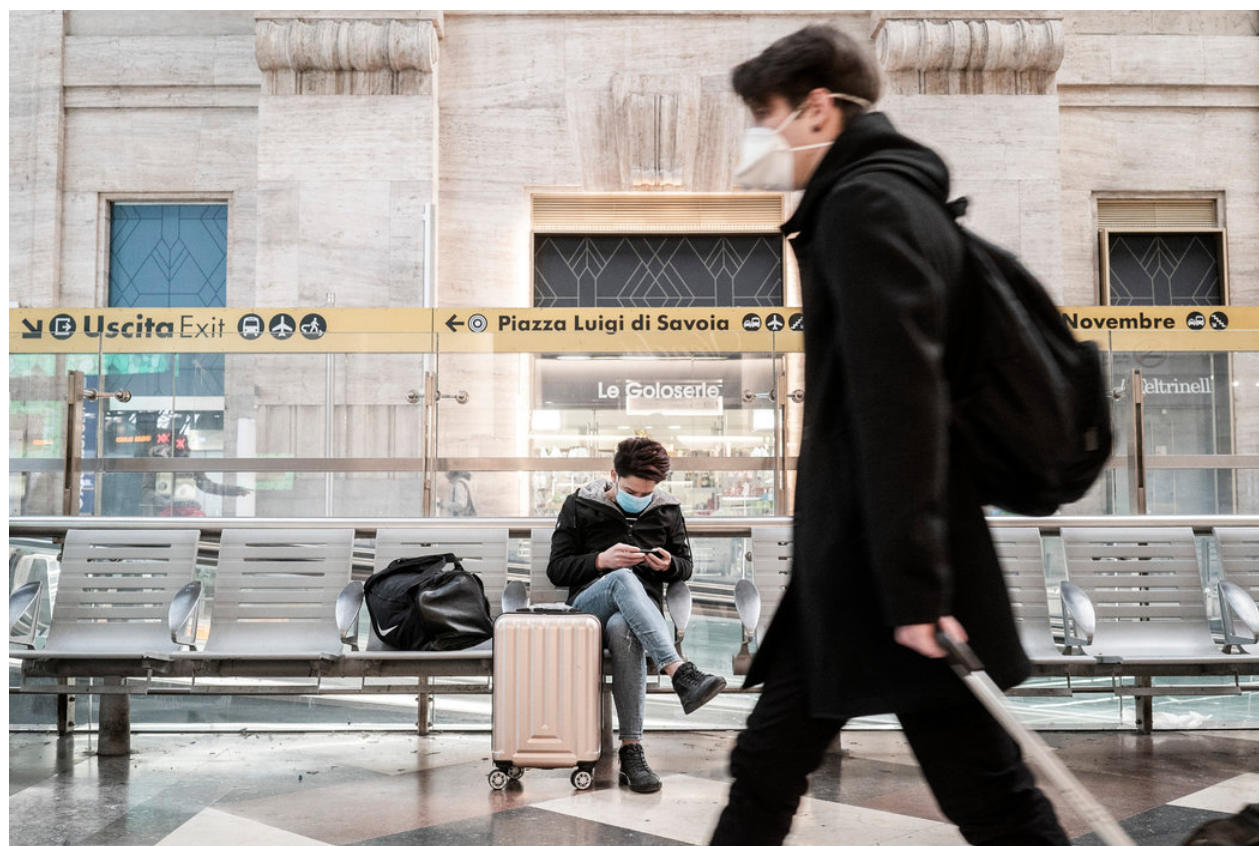
在和朋友聚会的洛菲诺认为这些措施是有意义的。“这是个巨大的牺牲，”她说，“但我们会接受。”

就在总理宣布新限制措施几小时后，意大利死于冠状病毒的人数一天内就上升了50%以上，从上周六的233人上升到366人，这是中国以外官方报告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。意大利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，已知有超过7300人感染。

包括孔特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意大利人摒弃他们的“furbizia”倾向，这个意大利语词的意思是狡猾或聪明，通常用来规避官僚主义和麻烦的法律。

“Furbizia”当然是专用于意大利人的一种宽泛的性格特征，使用者也往往是意大利人。

但在周日，官员们指责旅客在该法令于下午生效前赶乘火车离开伦巴第，卫生专家也呼吁公众遵守法律、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时，这个词似乎马上就浮现在人们脑海里。



周日，米兰火车站最后一刻离开的旅客。Alessandro Grass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

周日，意大利的社交媒体上有许多交际羞辱活动，著名歌手和媒体人士都参与进来。

“你得待在家里！”医生芭芭拉·巴兰佐尼(Barbara Balanzoni)在一段走红意大利的视频中说。她说医院没有足够的呼吸机来帮助感染病毒的人。

“在外面闲逛的人太多了，”巴兰佐尼抗议道。

意大利各地的博物馆纷纷关闭，文化部长达里奥·弗兰切斯基尼(Dario Franceschini)感谢“音乐、电影和娱乐业的许多领军人物”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打出了“我待在家里”的标签。

“这对我们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，”他在Twitter上写道。

在被封锁的“红区”以南的罗马，当局建议人们只在“绝对必要”的范围内活动。住在罗马的那不勒斯人瓦莱里娅·格拉齐乌西(Valeria Graziussi)说，她和朋友们决定“做一个实验”。

周日下午，她去了圣尤斯塔奇奥咖啡馆喝了杯咖啡，这里是罗马最著名的咖啡馆之一，通常人很多。“你很少能在柜台前站30秒以上，”她说。

格拉齐乌西看到柜台前还有排队的顾客，因此她认为这个实验是成功的。

“我们受的惊吓还不够多，”她的朋友达维德·德安德里亚(Davide d'Andrea)耸耸肩说。



周日在米兰，出门买水的人。Alessandro Grass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

这项严格的新法令于周日下午生效，不遵守该法令中某些条款的人会被处以三个月的监禁，这其中包括限制病毒检测呈阳性者的行动，以及禁止人群聚集。

意大利当局一直采取一些最激烈的措施来阻止病毒的传播。今年1月，他们取消了来自中国的航班，2月彻底隔离了一些城镇，现在又严格限制整个伦巴第地区（经济中心米兰的所在地）以及附近大片地区和威尼斯等标志性城市的活动。

批评人士说，民众的困惑影响了公民义务呼吁的效果。

他们说，关于人们能做什么和能去哪里，政府和北部地区官员给出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，导致情况愈发糟糕。他们还批评罗马的国民政府像得了精神分裂一样，一会发出警报，要求放

下一切以应对疫情，一会说多洗手就可以。

总理孔特说，除非得到了通过警察检查站的许可，意大利人“有义务”留在划定的北部区域，伦巴第负责该区危机应对的官员则说，并没那么严格。

伦巴第大区高级卫生官员朱利奥·加莱拉(Giulio Gallera)在一次Facebook直播中表示，孔特一夜之间签署的法令加深了国民的“怀疑”。加莱拉建议，为了维护国家的经济，应使公民能够为了工作而自由出行。他还说，中央政府应该厘清对于此事的任何疑惑。

意大利反对党联盟领导人马泰奥·萨尔维尼(Matteo Salvini)对此表示赞同。

“明确，明确，明确！”他在一份声明中说。“谁能做什么事？你能去哪儿？你能携带什么？”

在该法令颁布之前的几天里，被隔离城镇佐尔勒斯科外的老人开玩笑说，他们的朋友经常规避管制，走旧的乡村道路绕过警察的检查站，到封锁区外的酒吧喝酒。



米兰的斯弗兹科城堡博物馆。它现在和意大利的许多其他博物馆一样已经关闭。 *Alessandro Grass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*

但是意大利官员显然不认为这有什么好笑的，他们对一切“furbizia”都失去了耐心。

南部地区的地方长官说，任何来自北部封锁地区的人都应进行隔离。

罗马的拉扎罗·斯帕兰札尼国家传染病研究所(Lazzaro Spallanzani 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ectious Diseases)所长朱塞佩·伊波利托(Giuseppe Ippolito)在意大利电视台上宣布，“昨晚逃离的人对这个国家属于潜在危险。”他敦促他们与卫生服务机构联系，报告他们的状况，并“为最终的隔离做好准备”。

有些人认为自己离开米兰去往南部是个正确的决定。

周日清晨，在米兰中央火车站，现年30岁的社交媒体经理乔治亚·卡雷达(Giorgia Caredda)在等候去往罗马的火车，以便可以帮助照顾有心脏病的父亲，“以防糟糕的事情发生。”

“我一方面感觉自己很傻，”她谈到被厄运即将来临的直觉驱使。“我感觉好像被拴住，需要离开。”

拉齐奥大区区长周六表示，他已感染该病毒，区政府在Facebook上发了罗马繁忙的广场和街道的照片，加了标签“#wecantdothis”（#我们不能这样做）。

在路易吉·巴齐尼(Luigi Barzini)于1964年对同胞的经典研究《意大利人》(The Italians)中，他认为“furbizia”的意义源于意大利常常被外国人或卖国贼——从拿破仑到哈布斯堡家族——征服和统治的历史。



被隔离的城镇佐尔勒斯科的一个检查站。 *Andrea Mantovani for The New York Times*

“透过表象去看，意大利人是在想方设法击败高压统治，”巴齐尼写道。“由于他们无法在战场上保护自己的民族自由，他们为捍卫个人及其家人的自由而进行了艰苦的斗争，反正那是他们唯一理解的自由。”

作者将这些领导人施加的规则比做“障碍跑比赛的树篱”——意大利人以此炫耀自己的行动速度。他说，法律成为一种必要之恶——哪怕只是因为，法律带来了逃避法律的愉悦。

他写道：“没有法律何来绕开法律？”

这正是孔特敦促意大利人不要有的想法。

他周日早些时候说：“我们必须维护我们的健康，以及我们所爱的人的健康。”

这个讯息似乎传递到了一些原本机会不大的角落。

47岁的米兰夜店DJ安东尼奥·蓬蒂(Antonio Ponti)原本计划举行一场派对，以反抗对这座城市夜生活的镇压。为了规避禁止人们在无法相互保持一米距离的场所举办活动的禁令，他机智地将派对安排在户外。

但是，随着病毒相关数字的增长，以及关于严格限制的探讨在米兰引起了共鸣，他说他不想被视为“瘟疫传播者”。他效仿其他发起人，取消了活动。

他说：“如果我们能让事情有些改善，那就是明智的。”

相关报道

- [专题：聚焦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](#)
- [对比中国式封锁，韩国大邱选择开放](#)

[2020年2月26日](#)

